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woman with short, reddish-brown hair and bangs, wearing a black top. She is looking down and holding a cane with both hands. The background is a blurred, neon-lit cityscape at night. The title is written in large,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across the middle.

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LOST IN THE NEON CITY

缪永 著

花城出版社

S.66

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LOST IN THE NEON CITY

繆永 著



花城出版社

I 247.57 / 699

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缪永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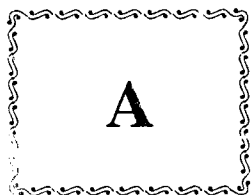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875印张 1插页 36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360-2930-6

I·2497 定价:25.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我叫王棉，今年二十五岁，是个空虚而又时常绝望的人。这一点没人看得出，就像我常常怀有崇高的理想和勃勃的野心。

王棉在没有成为王棉之前很可能是个可爱的人，在这之后一切就很难说了。

王棉对于自己二十五岁的芳龄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二三十岁男人的眼里，她是正午的向日葵，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而对于四五十岁以上的男人来说，她已经开始过季了，像一枝被路边卖花的小女孩手中攥得过久的红玫瑰。

王棉从来没有想到自己长得这么快。昨天她还在邻居的窗台下仰望晾在上面的高跟鞋，幻想有一天穿在自己脚上的光荣。如今不但长大了，简直快要老了。这是王棉不能接受的。二十多年啊，居然没有想一想穿过多少双高跟鞋爱过多少不值得爱的男人。

王棉有时候也想正正经经过日子，甚至可以爱上点什么，设法找一些值得握住不放、值得爱恋的东西：像一栋房子、一个男人、一种回忆、一本书或一瓶“贵夫人”眼霜，问题是到现在为止她什么也没找到。

一年前一个天气炎热的下午，我自愿来到这座暧昧的城市。

南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的一切都容易腐烂：毛巾、内衣、品德、个性、领导干部、书、家庭、银行职员、生殖器、零钞、友谊、爱情，对了，爱情，在这里你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爱情：一次带安全套的性交、二千块人民币、寂寞难耐时煲的电话粥、CALL 机屏幕上显的“周末愉快”、香格里拉的一夜倾情、老板与女秘书暗许终身、妻妾成群的和睦相处……还算丰富吧，如果你想选的话。

我又辞职了。

我来深圳换过三家公司，每家公司都做不了多久就辞职了。第一次辞职的原因在这里不方便讲。第二次是因为我那个具有古典情操的老板有一天深夜在电话里痛哭流涕地对我说他爱上了我了。当初是他众里寻他千百度从几十个如花似玉的应聘小姐中选了我。在书法上颇有造诣的他对我这个从小临《九成宫》的秘书大为欣赏，各种饭局都要带上我去尝一尝。平时遇到公司没事的时候，我们还会讨论一下魏碑晋贴什么的，气氛轻松活跃。深圳去哪里找这么高雅的老板呢，如果不是我正好没爱上他，我真的愿意留在他身边为他赴汤蹈火。这一次？这一次辞职与性无关，总公司下属的歌舞厅每天都有风骚的艺员和上百个花枝招展的小姐等着向我们老板献身呢，根本轮不到我。自从有一次请客人吃饭回来在他的车上我一口拒绝了他的要求后，他再没对我有过非份之想。“我们去开个房间。”我记得他当时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们老板是个狡猾势利的花花公子，而且厚颜无耻，他知道火烧眉毛的一千多万贷款需要我这个公关部经理的进一步努力，所以轻易地放弃了我。白天我坐着公司的车一会儿工地，一会儿银行，一会国土局的跑。到了晚上还要陪老板一起请各路客人吃饭，局长、行长、信贷部经理、区长、所长……轮番的请，吃得我两眼无光。到后来我根本顾不上揣测客人心理以投其所好，只顾端着酒杯脸上麻木地微笑着：“敬局长一杯，敬市长一杯，敬……”有一次我正在夹一块三文鱼刺身，手一软砸在了面前的调料盘里，芥末酱测溅得坐我旁边

的客人一身一脸。客人很不高兴地拿餐巾低着头抹脸，我看着老板阴沉的脸色心里咚咚乱跳。我本来是个爱吃的人，从小就有这个嗜好，为此我五岁的时候偷过邻居家五斗橱上包着红色晶纸的上海牛奶糖。如今我却吃傻了，等到了贷款合同书上签字的时候，我一看到高高堆在冰上的龙虾、鲍鱼就反胃，一闻到暗红色洋酒的味道就头晕，一见到高朋满座的客人就两眼发呆、语无伦次。事到如今，不辞职都不行了。

我去财务室领钱，一进门见赵琪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抱着小狗晒太阳。会计数钱的时候，我过去到她身边，从她怀里抱过小狗，放在眼前看它的眼睛。令我不能理解的往往是一只狗的眼睛能放射出如此深不可测的忧郁和专注，而人却望尘莫及。在狗眼面前人都多少会感到一些自卑。

拿了钱，赵琪跟着我来到我办公室，屁股靠在我的台边：“做得好好的，干什么辞职，真不明白你……你房子找好了没有？我听办公室说要收你的宿舍……”

“没有，看了很多都不合适，不是价钱贵，就是房子差，唉，穷人就得挑三拣四的。”我看看窗外火爆的太阳没好气地说，“天呢，这天气下午还得去找。在深圳我最怕两件事，一个没钱，一个搬家。”

“自找的，”赵琪将小狗耳朵含在嘴里说，“再怎么样公司总有房子给你住，不用你自己出这笔钱啊，工资也拿得不算少，整天车出车进地跟着老板，我都嫉妒呢，妈的，不知道你犯什么病……你是不是找到更好的去处啦……”她怀疑地看着我说：

“哼，我还不明白你呢，那么一个王八蛋你居然也爱得死去活来，是不是他床上功夫特棒……你去富临随便挑一个小鸭哪个不比他强，真让人狗眼看人低……”我将手里的钱扔在台上说。

赵琪是我们老板名正言顺的情妇，长相极其的风骚妖冶，嘴巴锋利得像一把不锈钢餐刀。她过去是歌舞厅的一个舞蹈艺员，被我们老板相中后搬来跟他同居。老板正式的夫人在内地，平日她

就以二夫人身份自居，在公司里耀武扬威，暗地里却以泪洗面，她管不住他去找各路女人。办公时间只有她敢抱着狗乱窜办公室找人聊天说笑，尖锐放荡的笑声可以穿过几个办公室。赵琪在公司没什么正事可做，只挂个物业部职员的闲职，因她确实除了跳舞和睡觉什么也不会做。你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女人居然是那个王八蛋众多情人中惟一爱他而不是爱他的钱的女人。当初要不是她在我们老板最困难的时候通过她自己的关系从龙岗一个老板那里借了一百万给他周转，我们公司早倒闭了。我来公司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失宠，老板不再带她参加任何活动。她看着我这个新来的公关部经理整天跟着老板出出进进，就不给我好脸色看。中午吃饭的时候她只要看到我去办公室取我订的盒饭，她就将桌上的盒饭一个个打开挑，当我正要伸手去拿我那一份的时候，她眼疾手快地将我那份拿在手上说她今天就想吃青菜蛋饭。我只有拿一份我不爱吃的熏鱼酸豆角饭走人。与一个失宠的女人争宠太掉价了。后来她不知怎么调查清楚了我，就不再跟我做对，碰到我的时候眼光也不再像过去那么仇恨蔑视，我们之间居然有了共同语言，私下里大谈那些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的男人。我怎么也想不通像她这样一个女人怎么会不顾一切爱上见一个漂亮女人就说我们去开个房间的男人。

“高加什么时候回来？”赵琪问。高加是我目前的男朋友，去云南出差了。

“不太清楚，可能还要一个星期。”我趴在桌上说。

“你去跟李总说一下嘛，晚一些时间再搬，等高加回来有人帮你……”

“我懒得去说，我辞职他本来就不太高兴，我再去求他不是正中他的下怀，那种人你不是不知道，正找不到机会呢……”我冷笑道。

我在密密匝匝的楼群中穿行，两眼紧盯着墙上免佣出租的广

告纸。夜晚美化市容的男人们喜闻乐见的小姐，在白天突然成了城市的负担：浮肿、黑眼圈、镶着花边的人造丝睡衣、腿上连串的红斑、断裂的脚指甲、塌陷的乳房、牙齿上的红辣椒、粗言海语的方言、厌倦、迷茫……所有这些腐尸般的新鲜生动，在烈日下缓缓流动。“男人们喜闻乐见的小姐，”我笑着在心里暗叹着，一边将贴在根除性病的祖传秘方上的免佣出租的电话号码抄在手中的本子上，然后坐在一家有公用电话的杂货店挨家挨户地打。付钱的时候狡猾的店主多收了我一块钱，我追着向他要。他不高兴地将一个钢崩扔在柜台上，我用手心按住轱辘轱辘乱转的硬币，拿起来装进口袋里。从现在开始我要节省每一块钱，你就知道我未来的生活水平是什么档次。在看了几家都不满意后，我决定去看看最后一家一间单房要一千一百块钱的房子。这个价格对我来说确实高了一些。

一个神情憔悴的女人开了门，我进去查看她要出租的房间。房子意想不到的令我满意，二房一厅，白色瓷砖地，电视、冰箱、电话、热水器、齐全的厨房设备，惟一缺憾是少洗衣机。所有房间都干净整洁，我住的那间光线很好，墙壁白白净净的，非常舒服。我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跟她讲价：“可不可以便宜一点？”

“你是做什么的？”她站在一边审视着我说。

“我……我刚辞职……没做什么，想休息几天，”我犹豫不定地说。

“做小姐的我可不租的，我先跟你讲清楚，”她很不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不是。”我冷冷地看着她盛气凌人的样子道。

在深圳一个没有工作的年轻女人绝对是一个嫌疑犯。问题是如果不是我缺少做一个聪明婊子的内在素质，我早就去做了。

“一千吧，你也看到了，这里环境不错，只住我们两个人，一千是最少的啦。”

“其它费用怎么算？”我问。

“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两人平摊。”

“一个月要多少钱？”

“正常的话每人不超过一百块钱吧。”

房租杂费加起来就算一千一百块，我平常的开支最少也要一千块。我现在有五千块钱左右，也就是说最多够我活两个月。

我将一个月房租一个月押金交给她，她数了好几遍后才给我开了收据。电话铃响了，她拿起电话“喂、喂……”地叫着，里面没有回音。她失魂落魄地将电话挂上，本来就憔悴忧郁的脸上惶惶不安。

重新来到街上，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我未来的两个月总算有了着落。我是自由的，这对我很重要。我即将入住的地方叫埔尾村，隔着深南中路与市政府遥遥相对。在这附近还有巴登村、滨江村、埔尾新村……听听这些可爱的名字吧，还有那象征着财源滚滚的福新路、福华路、福民路、福庆路、福安路、福寿路……这就是我热爱的新都市，城市所有建筑的名称和地名仓促得没有一点向国际化大都市挺进的人文标志，有的只是贫困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心愿。一百年后的深圳会出现一条名珠暗投路、一条朽木不雕街吗？伊丽沙白泰勒要在日落大街扬起她的裙子了，谁会在福华路扬起她的裙子呢？不过可能会捡到一个钱包。

我沿着街道一直走下去，走向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前方路途遥远，凶多吉少，吸引我不顾一切地朝它狂奔而去。一辆辆汽车，一个个橱窗，一双双眼睛，毫不留情地从我身上辗过，留下它的犯罪记录，无法诠释。你想要什么，你究竟想要什么呢？我无法对自己说清楚，崇高和卑俗永远都血肉相联，你尽可以选择。很多的钱，很多的男人，两本书，一点点爱情，朝秦暮楚，天长地久……

“滴……”

我手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吓了我一跳。拿出来一听是高加。

“我刚打去公司说你辞职了，出什么事啦？”他在电话里有些紧

张地问。

“没什么，太累了，想休息几天，”我边走边说。

“那你去哪里？”

“我找了间房子，先搬过去住一段时间再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问。

“赶上雨季订货会延长了，可能还要一个星期。等我回来你再搬吧，你一个人怎么搞啊。”

“不行，公司要收房子，东西不多，我自己搞掂吧……你那面怎么样，还顺利吧，”我问。

“还好，你自己小心一点，我很快就回来了。”

“我知道了，好想你，等你回来啊……没事就收线了，我在街上讲话不方便……”

路过电话公司的营业部，我赶快进去办了停机手续。从现在开始我要节约每一分钱。

回到公司宿舍楼，大家已经下班了。楼道里变得热闹喧嚣。炒菜做饭的，说笑聊天的，和杂着电视新闻播音员特有的语调，反而让人感到心慌和孤独。我脱去被汗粘在身上的淡蓝水洗布短袖衬衣和牛仔裤，看着镜子里被汗浸过的一张脸，妩媚不再。我换上睡衣去楼道尽头的公用洗手间冲凉。里面有人，我只好下去二楼。我将喷头开到最大，对着脸冲了很久。这是我的美容技术之一，男女老少有兴趣都可以试一试。

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心里空空荡荡的。我没有办法不想高加，他是我深圳最亲密的男朋友，才二十八岁，我很迷恋他。我们一起看过电影、上过床、吃过饭、逛过街，干过这、干过那。我们有时喝醉酒的时候也谈过心，不过第二天一睁眼什么都忘了，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切都不会改变。他有钱的时候去香港为我买过名牌大衣和稀有水果，没钱的时候刚够他自己开支。我们是在酒吧里认识的，使我感兴趣的是我周围的每个人对他的阐释都不

同,甚至连他是大陆人、台湾人还是香港人都不确定。他做的生意更是繁花似锦:影碟、唱片、钢材、水泥、斑马牌涂改液、日本高级避孕套、服装、字典、传真纸、油也都一流的骆驼漆、烟……后来他泡上我以后我惟一能够印证的关于他的各种传说只有他的调情手段确实名不虚传。

“王棉,王棉……”门外有人叫我。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没想到天已经黑了。我擦亮桌上的台灯,下床开门。

物业部肖经理站在门外:“李总让你去歌舞厅,说有事找你……”

“我辞职了你不知道吗?”我靠在门框上不高兴地问。

“我不知道,我只是传达李总的指示,他说打你的电话打不通,说你停机了,你干什么停机?”他怀疑地看着我问。

“好了,好了,你先走,我换件衣服一会就过去,”我心虚地说。

难怪他们不高兴。这部公司为我配的手机我辞职的时候在我的要求下,鉴于我的工作表现,李总假装痛快地送了我,权当到此一游的纪念品。唉,就算最后一次为人民服务了,谁让你要人家的手机呢。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我赶忙换上衣服化了妆直奔离宿舍楼不远的歌舞厅。

来到歌舞厅楼下,一群盛装的小姐被保安拦在外面不让进去。阿红看见我一把抓住我的手臂道:“阿棉,带我过去吧,他们说这几天清场,不让小姐入场,好几天没生意了,房租还没交呢……求你带我进去吧……”她噘着涂着一层厚厚唇膏的大嘴可怜兮兮地说。

阿红是我们歌舞厅常坐小姐,人长得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漂亮。我是个以貌取人的人,只要我在歌舞厅的时候,多少给过她一些关照,经常介绍公司有点来头的客人给她。她平时见到我总是真心真意夸我风度好气质好,这里好那里好,夸得我还真挺开心的。所以我有点喜欢她。

我带着阿红和跟她要好的几个小姐进了歌舞厅，她们去了卡座，我径自来到“水仙”包房。

一进门果然看到旅游局某处的言处长和李总坐在一起。公司准备开张的星级酒店，要经过他们审批方可营业。前天公司请他吃饭，饭桌上我表现不俗，给他留下了一点印象。想必是他刚刚提到我，李总为讨好他就赶快让肖经理叫我过来。

李总见我进来，笑嘻嘻地挪了挪屁股在他和言总之间让出一小块地方。我盛情难却地坐了下去。

李总继续津津有味地讲他的黄色笑话，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那些经他加工过的道听途说来的大量生动的带点黄色的笑话，在男人成堆的饭桌上绝对开胃。几杯酒过后，这些笑话可以很快使彼此引为知己。李总还有使我折服的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说谎天才，就连这次贷款给我们公司的银行行长都深信不疑他小梅沙有几十套别墅，等着我们李总送他其中风景最好的一处。当然这其中也有我游说的作用。说实话，我的交际手段与李总相比山高水远，自愧不如。你就更加知道我处境的不妙了。三十六计走为上永远都是上上策。

“小姐与老板谈好的价钱是一晚二千块……”听听他正讲到兴头上呢。“第二天老板走的时候只留了一千块在小姐的桌上，小姐醒来后发现数目不对，就打扮了一番去老板公司找他。老板正在开会，小姐对阻拦她的秘书说她有房地产生意跟老板谈，秘书就放了小姐进去。小姐当众问老板说：‘昨天我们谈好的价钱是每平方米二千块钱，你为什么降到一千呢？’老板毫不惧色地说：‘我降价有三个理由，第一，你的房子太肮，我不舒服；第二房子不通水不通电，我不方便；第三房子太大，我不合适，……’包房里的人笑成一片，肖经理笑得一口喷出了嘴里的酒，叫来陪言处长跟班的一个小姐嘴里含着一颗硕大的提子傻乎乎地问：‘钱呢，那一千块钱有没有还给那位小姐？’”

我低头笑着不出声地拿堆在冰上的加州提子吃，李总得意地喝了一口啤酒继续讲道：“小姐也是久经沙场，听了老板的话，不紧不慢地说：‘第一，上个住户刚搬走我还没来得及打扫你就要急着搬进来，这不能怪我；第二，我的房子通水通电，是你没找到开关；第三，不是我的房子大，是你家具少。’老板没话可说只好将一千块钱还给小姐……”

大家一致叫好，刚刚那个小姐满脸羡慕地叹道：“哇，她真是好聪明啊，智勇双全，要是我就不行……”

天呢，还有人知道什么叫智勇双全。

我请言处长去外面舞池跳舞，我大度地允许他将我搂得紧一点。幽暗的舞池里挤满了发家的中老年男人。他们每人怀里搂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奔腾在寂寞的新长征路上。奔腾，快马加鞭你追我赶，不能落后，谁也不甘心落后，不顾一切地奔向一个体面的死亡。美元，美元，我爱美元。听到了吗，不是美女是美元。没有人再爱美女了，美女似垃圾一样遍地泛滥，妨碍公务、阻塞交通。所有的地方都患了坏血栓病，只有可爱的美元畅通无阻。看到台上那个风骚离谱的女歌手丰满的乳房了吗，那里面填得全是美元——回报率极高的美元。高加，高加你在哪里呢？如果现在是你搂着我跳这曲《袖手旁观》不是更好吗，我会将我的手指放进你的嘴里，用我非常柔软的嘴唇亲吻你的脖颈，然后在我们回家路上经过的第一个红棉树林里做爱。我喜欢你用坚硬的身体穿透我，在幽暗的灯光下缓缓滑进我的迷你裙。你想说你的爱吗，对所有女人的爱，此时此刻全部喷射在我身体内的爱？你给我什么都行，不过不要给我你的心。

王棉和老总在停车场向坐在车上的言处长挥手告别。桑塔那开出出口的时候，老总对王棉说请她消夜，算是替她饯行。王棉晚上正好没吃饭，肚子也有些饿了，就上了老总的“富豪”。

来到向西村食街，两个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张空台。凌晨二点，正是消夜的高潮。下了班的艺员和小姐跟在大款屁股后面成群结队地往这里涌。红发、金发、黑发，千姿百态的装束，千篇一律的屁股。风景这边独好。

王棉和老总相视而坐，谁也不说话。老总抽着他的“白沙”，眼睛冷静地看着王棉。王棉很少看到他有这种目光，清澈冰冷的一目了然。一瞬间双方都看清了各自的处境，冲锋陷阵、退避三舍的处境。

“准备去哪里做？”老总开口问道。

“一个朋友叫我去帮他手……”王棉应付道，“真后悔没跟你学几招就这么走了，我怕是赶不上你啦……”王棉笑着说。

“我就知道你找到好去处了，要不然这里也不算差。”他冷笑道。

“我总要为自己活几天吧，不能总看别人脸色。”

“你现在不看别人脸色将来谁看你脸色？这么简单的辩证法你都不懂。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脸皮太薄，说几句谎话自己就先受不了啦。其实有谁在乎呢？谁在乎你说的是真是假。所有的人都盯着你许诺给他的好处，你尽管去许诺好了，不用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你，谁相信了谁倒霉……你都看到了，是我求他们办事，可他们谁都羡慕我。我天天换女人，他们回到家永远是一张一天比一天老的脸等着他们……”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啤酒突然问。

“我对你没……‘性趣’……”王棉缓缓地笑着说。

“我就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不能让你对我有兴趣。你都看到了，我身边从来没有缺过女人，每天都有新面孔。她们像蛇一样缠着你，甩都甩不掉。像那个赵琪，给她钱让她走她都不走。我有时候真的腻透了，可是我没办法，我停不下来，我已经上了轨道了，就得这么永不停止地运转下去。我有时候还没看清小姐的脸就结束

了,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可是我没办法……”

“喝酒,李总,”王棉主动跟他碰着杯说。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的好处,我会给你一个全新的感觉……”他自言自语地将酒咽了下去说。

全新的感觉?

使王棉受宠若惊的全新感觉?

枯木逢春还是性变态狂?再不就是钢琴上奏出的《苏武牧羊》、《昭君出塞》?死人的第一百零一种用途?伍德的牙医庄严地为他的女护士辩护贞操?王棉小姐“追忆似水年华”?

有钱男人天下无敌应该不算全新感觉吧!

“你不要以为自己长得不错,有一点点风度,会写几个漂亮的钢笔字,往人前一站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就想奇货可居。太清高了男人只会近而远之。深圳比你年轻漂亮有才华的小姐多了,最后又能怎么样呢?所有的人都在抓紧时间拼命挣钱,只有钱可以让人满足。你看看那些小姐,一天都不愿让自己的身体闲置,不论八百还是三千,她们每天都有收入。你有什么,有钱吗?有人真心真意爱你吗?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吗?别再天真了,女人可以老,不过要有钱才行……”他滔滔不绝地说话,一口口地喝酒。

王棉失落茫然地低头只顾喝着杯里的酒不说话。

他叫侍者拿了一瓶“孔府家”,给自己和王棉的杯里倒满。

“来,喝酒,喝酒。”他端起酒杯说。

王棉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两个人开始频频碰杯,一瓶酒很快见底了。

王棉两眼模糊地看着周围,越来越沉重的头使她不得不趴在桌上。一只老鼠从她脚上走过,她跳了起来,身体失去平衡倒在了桌子旁边。桌上的一只酒杯滚落到地上在她身边碎成粉末。

老总扶她重新坐在椅子上,王棉一边哭一边不停在晃动脚,好像老鼠还站在她脚上。

有人亲吻她，从她的脊背一直吻下去。“是你吗高加？”她有气无力地问。没有人回答。他仔细地吻她的全身，慢慢的，一点一点融化她。王棉不断地呻吟着，她的身体在他的吮吸下一阵阵地颤栗，他用舌尖爱抚她最敏感的部位。“啊……”突然王棉发出了尖锐的叫声，剧烈的高潮在她身体内震动。喜欢吗？喜欢我这样爱你吗？他问，她含糊地应着，迫切地渴望他进入她的身体。他听懂了，用他蓄积的热情猛烈地撞击她，毁灭她。无边的情欲在充满酒精香味空气中弥漫。她化成了水。

我一睁眼就看到自己躺在海燕酒店卧室宽大的床上。我跳起来打开门来到客厅，从巨大的落地窗直射进来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慌乱地返回卧室，来到洗手间，仔细查看了腥红色洗脸台上所有洗漱品，没有人动过的痕迹。我回来躺在床上努力回忆着昨晚发生的事情，怎么也想不起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我浑身无力地去浴室冲凉，冰凉的冷水使我清醒了不少。冲完凉出来我穿上酒店的睡衣坐在床上发呆。电话铃刺耳地响了起来。我犹豫了一下拿起话筒。

“醒了，睡得好吗？”李总的声音。

“我……你，你昨晚在哪里？”我紧张地问，心里咚咚咚地跳个不停。

“我做没做过什么我不相信你真得记不起。”他用平静的近乎冷漠的声音说。

我气急败坏地摔了电话，下床开始穿衣服。穿好衣服，我拿起电话打给高加。“高加，你快回来好吗？我想你……我昨晚……我昨晚梦到你，你快回来好吗？”我哀求他说。

“你怎么啦？”他急忙问，“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我想你……”我将电话紧紧地贴在脸上小声说，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出什么事啦？你干什么哭？你告诉我啊……”他在电话里紧张地追问。

“没事，没什么……真的，就是想你心情不好，我，我一个觉得很孤独……”我克制着情绪说。

他在电话里安慰了我半天，听到我说话声音渐渐恢复正常才挂上电话。

我来到大街上。中午的太阳使我本来就肿胀的眼皮更加沉重起来。我耷拉着眼皮低头走路。路过一家麦当劳，我进去要了一杯鲜橙汁，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含着吸管一点点地往嘴里吸。我又将事情翻来覆去地想了一遍，仍然觉得迷茫。重新来到街上，我打定主意从今往后不再想这件事。有什么呢？最差也不过就是跟人睡了一觉，何况也许滋味还不错呢。

一回到宿舍，我就开始整理东西。迷你衣柜里的衣服统统扔进皮箱里，书、台灯、相框等一些易碎品装进纸箱，还有那些平常看不见的现在突然跑到你眼前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杂物被塞进了刚来时背的旅行袋。到下午所有的东西都打了包。我来到楼下在杂货店打电话给搬家公司，约好晚上七点钟搬。然后我又给房东去了电话，告诉她我搬家的时间。放下电话，我坐在店门前的小凳子上，用满是灰尘的手抹着脸上的汗，茫然地注视着不明底细的行人一个个不知去向地经过。他们去哪里呢？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可去吗？一顿高尚的晚餐？一次浪漫的约会？人满为患的出租屋？臭水沟边香味四溢的大排档？情人开满鲜花的小屋？家里老婆一成不变讨好的笑脸？……

太阳就要落山了……新的生活开始了……